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制度推動之現況與期許

黃傳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教授

一、前言

2023 年底新北土城發生校園割頸案，使得校園安全問題再次受到社會大眾的輿論與重視。連帶地社會大眾亦不禁想著，這些孩子究竟怎麼了？當最為安全的學校校園也讓人惶惶不安的同時，我們可以怎麼協助這些可能正走在一條心靈暗黑路上的孩子們？每一種反社會行為都是一種求救信號，可能都是孩子在說著「來看看我破碎的心」！而這也就是溫尼考特認為的「反社會傾向是一種希望的象徵」（周仁宇、周佳音譯，2023）。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孩子惡性重大，但若以一個仍在發展中的孩子而言，我想環境的不利因素的確是造成其無法好好安住在其內心的重大原因。

如同張春興（1994）所言，社會問題根源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從此觀點言之，學校是孩子進入社會的前哨站，如何能協助身處各種不同價值觀衝擊之下的學生有效因應個人健全之身心發展，並學習因應並調適各類挑戰的能力，除有賴於家庭、社會共同負起責任外，學校教師能否發揮輔導功能，在學生成長過程中，提供更為適切的協助，以減緩學生個人問題日後的惡化（黃傳永，2021）。

二、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歷史變遷與現況

學校專任輔導教師也是在因應此時代潮流之下而有了其正式法源依據，走入校園之中成為守護孩子心靈健康的一員。教育部在 2013 年將國民小學學校輔導工作透過 WISER 模式分為三級，以更為確立學校教育人員分層負責的概念。其中，初級發展性輔導包括像是：班級輔導、校園宣導、支援行政輔導工作的推動；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像是：個別諮商、團體輔導、親師合作、心理測驗、個案會議、輔導紀錄、輔特合作、成效評估；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像是：校外專業人力資源合作與分工、跨專業個案管理、跨專業個案會議、成效追蹤等。而從民國 103 年《學生輔導法》的公布，輔導專業邁向法制化，專任輔導教師正式進入校園，發揮專業輔導知能至今剛好滿十年，回顧這十年，個人剛好也在新北市擔任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督導，看著這群認真又投入的專輔教師是值得為他們鼓鼓掌的，畢竟在校園中一個新的職位、新的身份，要得到校園中師生的認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時代的變遷又來得太快，過往的管教態度已大多不再適用現今的教育場景，因之無論是學校主管單位或是家長都希望孩子在行為或情緒上若出現適應上的困難時，往往都期待能提供專業輔導的協助。因此，這些年來校園裡轉介到專輔教師接受輔導的學生案量幾乎是成倍數的成長，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與負荷量

可想而知。也因此有許多目前在擔任專任輔導教師的研究論文會以專任輔導教師的壓力調適與因應為題來進行論述。

對於學校而言，專輔教師是這十年才逐漸出現在校園中，不論是學校的教師、家長甚至孩子們都在摸索這份新的職務的老師模樣究竟為何？這份多樣性可以從宋宥賢（2016）整理出專輔教師的七種角色職責來進行理解，這裡面包涵了支援者、宣導者、公共關係者、領導者、直接服務提供者、評估者、資源整合與協調者。從上述的角色來看，不可不謂「包山包海」。換言之，學校及社會大眾對專任輔導教師是有很高的期待的，而往往過高的期待，若沒有適當的因應策略就容易會帶來過多的壓力與隨後而來對工作熱情的耗損。蔡佩慈（2021）提出專輔教師工作壓力與來源大致上有以下項：工作負荷過重、系統合作與組織融合不易、角色期待過多且定位不清、人際關係與其他壓力。當然其也提出了在面對此種種挑戰時的看法，像是減輕專輔教師工作負擔、組織的對話與系統合作、建立專輔教師在學校的品牌與口碑、角色定位與工作職掌的釐清、人際關係的調適與整理、自我增能、其他壓力調適方法等建議。

三、對學校輔導工作的期許

就上述對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與解決之道算是蠻完善的陳述。但總體來看，還是可以分為制度層面及個人層面兩個向度。在制度面的部分我想在減輕專輔教師工作負擔、組織的對話與系統合作、以及角色定位與工作職掌的釐清這三個部分是行政單位可以協助的部分，而建立專輔教師在學校的品牌與口碑、人際關係的調適與整理、自我增能、其他壓力調適方法則較屬於個人專業精進及壓力調適的部分。而在此，我想提出的是貫穿此兩個層面的因素則是校園環境中有於輔導知能的普及性。就如同黃傳永（2021）所提出的，就教學現場而言，第一線的教師才是校園輔導成功與否最基本之要素。三級輔導的精神就在於希望全校每一位教師均能敏覺於需要輔導的學生，有其一定的判斷力，何時是需要轉介到二級介入性輔導甚或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但目前實務現場的狀況很多是第一線的教師對於輔導未能有豐富的知能，而缺乏輔導專業知能則會反應在處理學生行為或情緒問題上顯得沒有自信，往往就直接一通電話到輔導室請輔導老師過去處理，或是寫連絡簿通知學生家長孩子今天又做了什麼「壞事」請家長嚴加管教。而後者的處理方式，往往會造成日後親師溝通間的緊張，對於學生的學習與行為助益其實不大！因之，增進一般教師自我輔導知能是可以有效因應在教學現場中學生的行為與情緒問題的辨識與進一步因應，但若沒有輔導知能則較會處於被動的狀態，隨時處於需要支援的角色，其實對教學而言也是一種挫敗，長期而言對教師個人的教學生涯會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

若進一步探究，落實教師輔導知能則能促進制度面的流暢。由於行政、教學

與輔導專業內容畢竟仍是有些許差異。目前實務的現況是在處理學生行為、情緒問題的認知與處理上學校行政、一般教師與輔導教師可能會因為所受專業背景之不同、對於處理之流程或對學生輔導之成效有所差異，因而造成彼此溝通的過程中耗費太多心力，以致於聽到許多輔導老師常說是「心累」而不是人累。做事情往往都不難，難的都是與人的溝通，因之，若能普及校園內教師的輔導知能，相信必能促進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對話，讓校園中每位老師各司其位各司其職，真正創造一個個友善校園，讓每一間學校都可以成為孩子成長過程中心靈安心停泊的港灣。

參考文獻

- 宋宥賢（2016）。臺灣校園專任輔導教師角色職責構件與專業定位促進之探究。*新社會政策*，46，115-124。
- 黃傳永（2021）。國小教師參與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之經驗分析。*教育研究學報*，55(2)，83~102。
- 張春興（1994）。*教育心理學*。臺北：東華。
- 蔡佩慈（2021）。不同縣市國小專任輔導教師輔導工作現況與工作壓力之訪談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 周仁宇、周佳音譯（2023）。*溫尼考特的語言：通往核心概念的23個關鍵字*（Jan Abram原著，2007年出版）。心靈工坊。

